

百里见秋毫

■ 邵博康 张石水



清晨6时,冬日的塞北大漠从沉睡中苏醒。某部无人机连卫连长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周边的天气状况。冷风吹散薄雾,也拂过他黝黑的脸庞。远处的跑道上,一架无人机准备完毕,正等待指令。

“起飞”指令下达,随着阵阵轰鸣声,无人机在滑跑中腾空而起,向着天空呼啸而去。看着无人机飞上云层,中士韩义东长舒一口气,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透过观察窗,韩义东在指挥控制方舱内注视着这一切。无人机起飞那一刻,他清晰听到了自己心跳加速的声音。

“报告飞行数据!”电台传来命令。韩义东将视线很快放回屏幕上。作为飞行控制员,他要实时关注飞行数据,与战友密切协同,精准控制无人机按照设定航线飞行,捕捉目标。

电脑屏幕上,红色的飞行航线格外显眼。从起点连向目标区,曲折蜿蜒的线条让他不禁想起曾经在这里进行过一次对抗训练。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寒冬,暴风雪说来就来,一夜过去,积雪便把帐篷堵得严严实实。极寒天气仿佛要冻结一切,在室外活动没一会儿,韩义东的眉毛上便结满了冰碴。

喘着粗气,韩义东跟着卫连长爬上了临近宿营地的一座山包。不顾寒风刺骨,他们赶紧摊开地图,寻找合适的试飞点。怎料放眼望去,一片白雪茫茫,地图上标示的点位早已被雪覆盖,杳无踪迹。两人睁大眼睛仔细对照,仍一无所获——尽管来之前他们曾预想了多种可能发生的意外状况,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才是战场常态。在导调组看来,一支部队的未来取决于它的实战能力。如果战场设置在意料之中,那便毫无挑战。

对抗是在夜间打响的。“目标1号地域,实施电磁压制!”时针正指向凌晨1点,电台突然传来红方指挥员的作战指令。

“发射!”闻令而动,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直指“敌”阵地上空。从无人机发射的那一刻起,韩义东的双眼就再也没有离开操作界面和电脑屏幕。在隐蔽伪装的指挥控制方舱里,他的双手灵活地游走在无人机操纵台上。

“搜捕目标,实施干扰!”不久,“蓝军”电磁信号出现在屏幕上。卫连长迅速下达指令,无人机随即翻开一张电磁网。胜利在望,“敌”方却快速变换通信频率,交错规避干扰,并模拟多个假目标佯动诱真,战场态势一时间陷入僵局。

夜战,总是变幻莫测的。“敌”在明处时还好,一旦捕捉不到对方目标,夜色便使战局更加胶着。

“这次是遇到行家了,天气如此恶劣,对手又格外狡猾,首战怕是不利了。”

“这毕竟是我们新装备列装后的首次对抗训练,这样的作战条件也太苛刻了!”

……

周围小声的议论像飘落的雪花,那雪花又化为一粒粒碎冰,敲打卫连长的心头上。“眼下还不是放弃的时候!”他紧盯着屏幕,逐渐摸清对手改频时间规律,最终成功锁定目标。

然而,战场上分秒必争。就在他们即将展开行动的前一刻,“蓝军”已成功锁定他们的位置坐标。刹那间,电台失灵、雷达失效,指挥网陷入瘫痪。与此同时,“敌”炮兵分队实施火力打击,无人机连“全军覆没”。

二

破晓时分,大漠寒风呼呼作响。听着呼啸的风声,卫连长眉头紧锁,思考着该如何反败为胜。

受高原高寒环境影响,装备性能有所变化。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教材上是没有具体数据参考的,需要官兵一点点摸索体会。第二天,他带着连队骨干组成“攻关小组”,大家抱起教材、钻进战车,以归零心态重学装备。

“无人机是我的老伙计,但遇到陌生地域和极端天候,它就会变得和平时大不一样,需要重新认识它。”每次训练结束,韩义东都会努力探索极限条件下的飞行要领。不知不觉间,他教材翻了好几遍,笔记记了一本。

作为转岗到无人机连的新手,一级上士邓晓峰在没有专家技术指导、没有老班长帮教的情况下,愣是憋着一股子劲,将每个专业术语都精准背记、每个技术参数都分析研究。新型无人机列装后,他很快对装备各部位的构造、功用、原理以及相关性能参数做到“一口清”,还掌握了多项技能。

又是一年野外驻训,夏夜的戈壁滩格外静谧、幽暗。卫连长在帐篷后的小山坡席地而坐,吹着裹挟沙尘、呼啸而去的风,伸手仿佛就能掬起一捧银色的月光。

“所有人员迅速下车,占领阵地!”下达完指令,紧握着对讲机,卫连长心潮起伏。这场多兵种协同训练打响至今,他已连续奋战两天两夜,血丝早已布满双眼。“看来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猛地起身,扣紧头顶的钢盔,向发射阵地走去。

在这片塞北大漠,朔风呼啸不绝于耳。夹杂着沙砾的风,如刀剑般刺向旷野上的每一个角落。

迎着风沙,邓晓峰带领机务班战士,迅速操控设备、调整角度、吊装无人机。大概一刻钟后,配发不久的某新型无人机就已完成开设。风沙拍在机身上,铮铮作响。搓了搓僵硬的双手,邓

晓峰拿起对讲机向连长报告:“架设完毕!”

伴随着通电的指令下达,无人机响起轰鸣的引擎声。

夹杂着风声,各种指令在对讲机中不时传来,无人机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整个无人机连的协同作战。每一次飞行,各个战场上的官兵都要上紧发条。

“02,目标1号地域,实施侦察!”清晨6时,电台传来了上级作战指令。

“报告连长!”起飞在即,飞行控制员韩义东急声惊呼——“风向发生突变!”

“立即调整起飞方向!”卫连长一边指挥几名操作手迅速调整起飞方向,一边连接点火线缆,完成加电准备。

然而,就在发射前的一瞬间,风向再次发生改变。众人错愕之时,纷纷看向连长。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风向变化无常,贸然起飞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三

李白在观放飞白鹰时,曾写下诗句“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形容白鹰翱翔天空,目视百里的英姿。无人机腾空而起,划破长空,在战士们想象中,那也是他们放飞的一只“鹰”。只见无人机悄然抵近“敌”防御前沿,很快,“敌情”信息被源源不断传回指挥部。

“发现目标,已锁定!是否进行激光照射引导?”无人机地面控制站里,屏幕画面中突然出现3座地堡。确认为“敌”目标后,任务控制员亢喜年立即向指挥员报告。

“无人机实施激光照射!炮兵分队立即准备打击!”接到指令,操纵手迅速按下激光照射按钮,地堡瞬间被“摧毁”。

刚与炮兵分队完成协同打击任务,电台又传来上级指令:“02,命你部于30分钟后协同直升机编队,对地面移动目标实施打击!”

云霄之上,战鹰盘旋。一番侦察后,亢喜年在屏幕上发现一个移动的小黑点,经判别确认为“敌”正在机动的装甲车。他立即锁定跟踪,同步向上级报告情况。

此时,隐蔽盘旋在山谷中的武装直升机接到“敌情”通报,跃升而起,在无人机激光照射引导下锁定目标……

引擎声再次回荡在戈壁上空,朔风呼啸依旧不绝于耳。伴着飞扬的尘土,无人机在轰鸣的马达声中返回着陆。

漫无边防线上
有战士肩并肩
高原的风与高山
的雪是寒冷的吗
可在烈火中淬炼的
钢钉永远炽热

头顶的星、脚下的沙,还有
巡逻艇与战马
这是独属于戍边者的浪漫
是远远寂寞之境
绽放热烈的花

追忆
高山下
有永不凋零的花环
战旗上
刻写着血染的风采

在最美的年华奔赴热爱
向着海岛
向着雪山
向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站立成胡杨的模样吧
扎根如礁石般顽强
化身为一枚枚钢钉吧
共同构筑起
祖国边防防线的
钢铁长城

把脚印留在海岛雪山的人
是孤独的吗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在西藏的南边,有一个地方,人们都叫它无名湖。

我曾因读过于晓敏的散文《畅想一个无名的措》,“措”在藏语中意为“湖”。由此对无名湖心向往之。后来,我来到山南工作,便距离无名湖更近了。

但是,无名湖并没有湖,那里只有堆堆乱石和由乱石堆砌而成的高山。无名湖,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是30多年前第一批进驻到此地的官兵所起,代表着他们对湖的渴望与向往。

今年初春,我翻山越岭,穿行在近3米高的雪墙中,第一次来到无名湖。这里海拔高度有4500多米,一年大部分时间或飞沙走石,或白雪茫茫;这里离天很近,云朵聚集滚动似滔滔巨浪,给人以壮丽的震撼;这里的官兵眼神清澈、目光坚毅,黑红的脸上泛着腼腆的笑……连队和哨所依峭壁而建,在这前后数十公里见不到人的崇山峻岭之上,我深深感受到了无名湖官兵炽热的爱国之心和守护这片山川的深沉情怀。

我到这个哨所的时候,正是初春,哨所仍被皑皑白雪覆盖着。好在连队有保温营房,给养物资丰富。超期服役的一级军士长黄天文在该连队当了17年兵。他告诉我,过去的云端哨所海拔高,与世隔绝,气候条件恶劣,路也不好走。“以前上无名湖全靠攀爬……”听着他的讲述,我仿佛看见了官兵奋力爬山的样子。

晚上7时左右,气温骤然下降。指导员洛桑次珠把我带到了二楼稍暖和的房间。在那里,我与官兵促膝长谈。

军士赵鹏飞是甘肃庆阳人,于2015年入伍。因父亲患病,赵鹏飞当兵两年便退伍回了家。等父亲身体好转后,他又二次入伍,来到无名湖。我问他,为什么要选择边远艰苦的地方?小伙子的回答没有半点犹豫:“当兵就是要当

走近无名湖

■ 张文恒

到天边去。”

赵鹏飞回忆,刚到无名湖,他心里还是有些发怵的,但既然是自己选择的地方,就要坚持下去。他还记得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因雪太深,运送物资的车辆过不来,指导员便带领20余名官兵,拎着菜筐子到山口去背菜。那次经历,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大家争抢着去背最重的物资和蔬菜,那天他们整整在雪地上走了大半天,每个战友脸上都晒脱了一层皮,可大家笑得是那么开心……看着赵鹏飞明亮的眼睛,我想,来到这里的每一名战士,都把无名湖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战士蒋金希大学还没毕业,便入伍来到无名湖。他说他爱这里,这里的每一个官兵都是他的兄弟、亲人……他说这话时,眼睛里像盛着一汪澄澈的湖水。

杨程宇是个新兵,他记得刚到无名湖时,老兵带他熟悉环境。刚登上观察哨,他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叫“站在最前线”,他为自己能够“站在最前线”而感到自豪。

老兵沈兴在这里服役已有15年。他见证了连队的发展变化,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老兵腼腆地挠挠头,说每次休假,刚回到家就会想念无名湖,心里装着连队、装着哨所,就总有一股向前的冲劲……“因为我的心早就属于无名湖了,想想以前在这里吃的苦、如今这里的变化,我很幸运能够经历这些,见证战友们的青春。在我看来,守卫无名湖就是守卫自己的家乡,拥抱无名湖就是拥抱自己的亲人。”他的语气格外动人。我忍不住问,你有没有想过,总有一天你要离开无名湖的。沈兴沉默了片刻,又露出了一贯的笑容:“那我一定夜夜在梦里回来看它。”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是热烈。最后,指导员给我讲起了他们找水的故事。

无名湖,不仅没有湖,还严重缺水。4年前,在距连队400米远的地方,他们找到了一股小小的泉水。可这里一年有半年时间要结冰,泉水被冻上怎么办?指导员召集连队官兵商量对策。后来,他们在源头盖了一个保温房,再用保温材料将引水管裹得严严实实,终于,珍贵的泉水可以缓缓流淌到连队。“说是泉水,其实它的矿物质含量严重超标,只能解决战友们平时的盥洗用水,不能饮用。饮用水还得从山下运送纯净水。”指导员指着尹小波说道,“平时用水,还多亏了小波。”

尹小波是连队水电管理员。他每天起床很早,需要先用半个小时巡查水电路,确保畅通无阻,再参加早操。连队的生活用具放在哪儿,他都一清二楚,战友们亲切地叫他“尹管家”。

在这高高的雪山上,官兵坚守无名湖,其实它的矿物质含量严重超标,只能解决战友们平时的盥洗用水,不能饮用。饮用水还得从山下运送纯净水。”

当晚在梦里,我梦到无名湖真的有一个湖,湖水清澈得像官兵的眼睛……



战斗间隙 中国画

吴孔春作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19岁那年,他带着满腔热血,踏上了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侦察连。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冲在队伍最前面。训练结束后,战友们看着气喘吁吁的他,不解地问:“你真的需要这么拼命吗?”他双手撑着膝盖,回头看了一眼战友,目光又投向远方连绵起伏的昆仑山和与山顶相接的湛蓝天际,坚定地回答:“不拼,就没资格去巡逻。”

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沿着父亲曾经走过的巡逻路前行,亲眼看看那些让他魂牵梦萦的界碑。

终于,他迎来第一次巡逻任务。虽然一路上他跌跌撞撞,但在班长的帮助下,还是艰难地爬坡上坡。当终于站在山间的界碑前时,他弯腰喘着粗气,眼睛渐渐湿润了。班长递给他一桶红油漆,示意他给界碑描红。可他却摇了摇头,走到界碑前,顺着凹进去的字迹,用手指轻轻地描了一遍“中国”二字。他回头望着班长,“等我成为一名合格的边防侦察兵,我再亲自将这两个字描红。”

一年时光匆匆流逝,他成绩优异,在同年兵中第一个当上了班长。再次站在界碑前,他手握笔刷,看着“中国”二字在红漆的映衬下愈发鲜艳,心中的热血也随之沸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考学提干。许多战友都以为他不会再回到边防。然而,军校毕业后,他戴着大红花又回到了

眷恋边防那座山

■ 刘郑伊

这里,回到了他深爱的边防团。

刚一回边防团,他便迫不及待地骑上马,在草原上驰骋。他说,在外求学的两年里,他无时无刻不想念着西北边关、蓝天白云、马蹄声声,以及那条让他魂牵梦萦的巡逻路和一座座威严耸立的界碑。伊犁是他的故乡,驻守边防是他的使命。

他主动请求到边防团担任排长。每年,他都会带领战士们执勤巡逻。有一次,他带战友去边境线勘探地形,结束时已是深夜。在返回哨所的途中,车子意外陷入一个土沟。正当他们下车挖土时,四周突然出现了一双双绿幽幽的眼睛——狼群来了。来不及多想,他们迅速冲进车内锁紧门窗。狼群开始疯狂地扒车,有两头狼甚至跳到了引擎盖上。在陡峭的山路中,突围难度很大。他们紧紧靠在一起,盯着车外的狼群一动不动。

直到天亮,狼群才不甘地散去。那次惊险经历让他至今难以忘怀,那一双双绿色的眼睛还会时不时出现在他的梦中。

后来,他成了边防团的领导,在任期间,连续多年防区没有发生人畜越界事件。每当巡逻经过那条曾遭遇狼群的山路,他总会想,要是再遇狼群,

一定要和它们斗上一斗。可直到他转业离开边防团、离开伊犁,那群狼再也没有出现过。

高原的风,带走了他的青春,却带不走他对高原永远的热爱。他是我的父亲。如今,每当看到有关边防的报道,他的眼都会变得很亮。我知道,他的心依然深深眷恋着边防的那座山,依然深深怀念着那座山上曾经的战友和火热的青春。



长征

第6313期